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zyhy83@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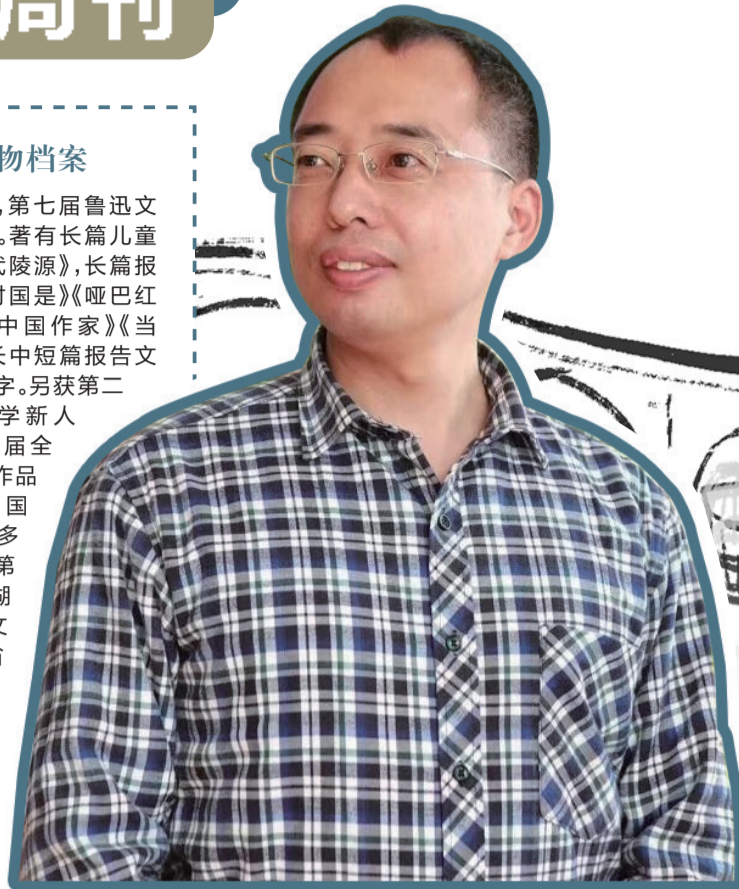
株洲讲堂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纪红军株洲开讲:在行走中感受力量

郭亮

人物档案

纪红军,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有长篇小说《家住武陵源》,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哑巴红军》等,在《中国作家》《当代》等发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200余万字。另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第十一届全国文艺优秀作品奖、首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二十八届中国青年文学奖、湖南省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奖等。



5月21日晚,鼎城大厦3楼B座多功能厅,由株洲市文联主办、株洲市文艺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文学艺术大讲堂迎来了著名作家纪红军。

从2015年初开始,纪红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独自走过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9个县(区、县级市)的202个贫困村,将对贫困乡村的所思所见,凝聚成近40万字的报告文学《乡村国是》,并因此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谈写作:

文艺创作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在孤独中方能远行

纪红军身上的标签不少,鲁迅文学奖得主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报告文学作家。但是,在2004年之前,纪红军主要从事的是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一个偶然的机会,纪红军在查阅整理老干部档案时,发现一份名为“哑巴”的档案,好奇心驱使她寻访这位“哑巴”的故事,并据此写成报告文学作品《哑巴红军传奇》。这也让纪红军从此走上了报告文学创作之路。

2004年开始,纪红军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并努力“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发现生活。”在纪红军看来,行走是孤独的,也必须孤独,只有在孤独中方能远行,才能吸收丰厚的营养,才能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些年,纪红军走过脱贫攻坚主战场、红军长征路、“西气东输”“中亚天然气管道”“南水北调”,探访过湘西革命老区、长沙沿海丝绸之路、浙东革命老区、台湾抗日遗址,有时在色彩斑斓的现实穿梭,有时在波澜

壮阔的历史中徘徊,并在其中感受着温度、力量与博爱。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马桑树儿搭台》,我在山村吃住两个多月,走遍湘西革命老区;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见证》,我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生活了半年,深深感受到了革命老区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我首先在书本里行走,通读并研究了157本扶贫理论书籍和扶贫文学作品,接着走入火热的扶贫一线。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独自行走于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14个省39个县的202个贫困村;去年年初以来,为了创作一部反映“一带一路”的长篇报告文学,我重走“长沙窑”出省、出国、进入海外市场的路线,探秘“长沙窑”兴起并打入海外市场的原因,探秘中国制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素……

纪红军坦言,在写作方面,他是个笨人,都是用笨拙的办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先是大面积的采访,同时购买相关书籍,然后深入理解与消化,再列框架,把架子打得相当稳后,再开始动笔。“文艺创作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在孤独中方能远行。”

“与其说是我的创作获奖,不如说是这片火热的土地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谈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作品《乡村国是》,纪红军如此回复,并着重强调,“我一直在行走,记录、思考、报告,我的创作来源于行走,来源于这片丰厚和火热的土地。”

谈《乡村国是》:感谢这片土地的丰厚赐予

“与其说是我的创作获奖,不如说是这片火热的土地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谈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作品《乡村国是》,纪红军如此回复,并着重强调,“我一直在行走,记录、思考、报告,我的创作来源于行走,来源于这片丰厚和火热的土地。”

2014年底,纪红军到湘西十八洞村采访,萌发了创作一部全局性扶贫报告文学作品的想法。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项难以完成的工作。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脱贫攻坚主战场,跨越半个中国,困难重重。同时,这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题材,如此壮阔的场景,如此重大而沉重的命题,该写什么?怎么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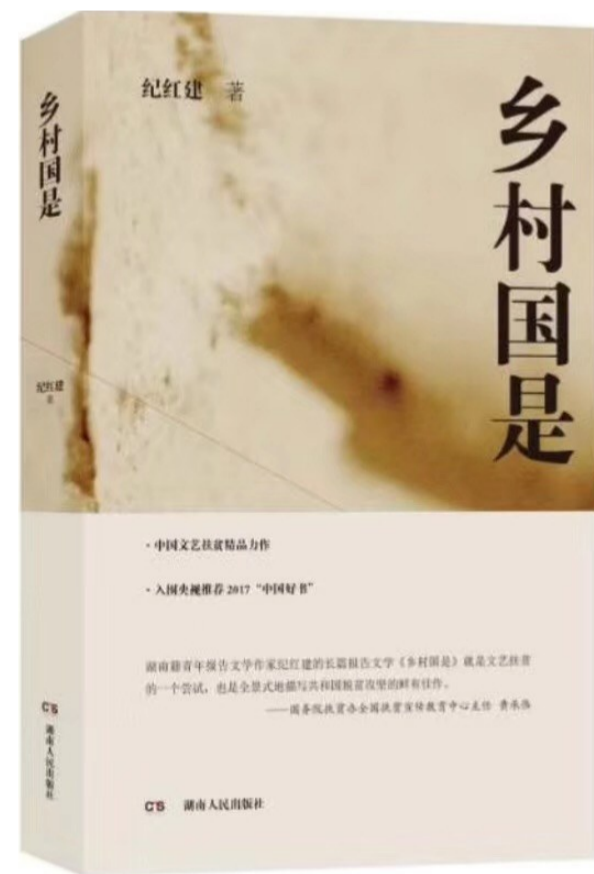
起先,纪红军是担忧的。但当他行走了两年多后,一条从混沌到清晰,到愈加清晰的创作之路展现在他面前。“我想尽快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还急切地想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倾诉给读者。”

纪红军独自背着一个包,从大漠到高山,从日出到日落,走过湖南、云南、甘肃、宁夏、新疆、贵州、广西、福建、重庆、四川、湖北、江西、安徽、西藏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2个贫困村,实地采访了众多老乡和扶贫工作者,带回了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

“我认为我的行走是真诚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周熠鼓励我说,你走到哪,就把真实情感流露到哪。有好多次,我坐在车上,忍不住流眼泪。我看到了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看到了基层扶贫干部的奉献精神,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纪红军倾注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写作的时候也常常泪湿衣襟,历时8个月整理、思考和创作,终于完成了《乡村国是》。

2017年9月,《乡村国是》由《中国作家》首发,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单行出版,该书一经面世,便引发广泛关注,出版至今,已是第九次印刷。

2018年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乡村国



是)从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报告文学奖。

评论家认为,该书全景式、纪实性呈现了中国脱贫攻坚的进程和成效,是用报告文学形式记载脱贫攻坚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有益尝试和探索。该作品将小故事与大叙事相结合,现实状况与历史背景相结合,个人情感与国家情怀相结合,现实笔法与理性思辨相结合,既抒写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呈现出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

谈行走:寻找人心的善良和文学的空间

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但行走的广度与深度,不是取决于走了多远,而是取决于行走之人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在纪红军看来,行走的广度与深度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寻找向上向善的独特故事,另一个则是挖掘具有文学空间的故事。

所谓向上向善,是指报告文学作家在采访、创作中一定要拥有“方向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向真向善向美,有情有义,给人带来温暖、光明、力量和希望,以良善之情引导人民向前看、向上看,为人民生存、生活、生命的健康、持续发展,建树人生前进道路的里程碑。即便是问题报告文学,作者在大量反思和批判时,也必须是

向上向善向善的故事。“我在采访《乡村国是》时,也有个人跟我说,应该以揭露扶贫中的不良现象为主。这显然是偏激的,甚至是价值观存在问题的。我不否定扶贫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想法是好的,主流是好的,比如贵州的邓迎香,为了打通隧道,花了十九年时间;比如湘西的十八湾村,在悬崖上,山民为了修路,好几年吃住在悬崖上,修了条盘山路,等等。这才是我们的坚强不屈,压不垮的民族精神。”

而挖掘具有文学空间的故事,则是指挖掘那些有意义的、有趣味的、有戏剧性的故事,而不是记流水账的、假大空的故事,故事要实要真要细。“一些报告文学,为什么在有些人眼里是好人好事,而没有感染力,就是没有挖掘出好故事。”

艺苑风流

细描十米画卷 记录水上乡愁

本土画家丹青重现1960年代株洲水运景观

李军

入夜时分漫步江岸,如今的株洲七彩虹桥,广厦林立,桥上人来人往,江上霓虹摇曳,璀璨的华灯沿江蜿蜒,直至夜幕深处。

打开本土画家苏厂元最新绘制的10米画卷,一个别样的株洲展现眼前,却依然美景纷呈:江水潏潏,舟楫悠然,沿码头石板路拾阶而上,屋瓦于青林秀水间显露,隐隐透出人烟街巷的繁华。

苏厂元说,这幅画卷汇集了1960年代的八大株洲水运景观,尤其是当年码头的盛况,也记录了他那阶段泊在水上的乡愁。

耗时一年绘成 细描八处美景

慢工出细活,为把这幅画卷画好,苏厂元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要画的景观不少,古桑洲、神农架、建宁码头、伏波岭、空灵岸、三门古码头、昭陵古码头、宋亭古镇,这是曾经株洲水运线上绕不开的八大风景,苏厂元都想画进去。

更大的挑战是,苏厂元想还原它们在上世纪60年代的风貌,可时空变换,大部分地点已不复当初模样,“有些高十多米的码头都被淹了,尤其是现在航电枢纽以上的那些。”

去年春节后,苏厂元着手绘画的前期准备,他到市、县两级的档案馆及图书馆,查找相关文献资料,翻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同时,也进行实地走访、写生,搜集整理当地老人的回忆。比如在昭陵古码头,他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装卸工,老人曾在昭陵滩挑扁担装卸数十年,通过他的讲述,昭陵古码头的样子便越发丰富立体。

准备工作再充分,正式画起来,苏厂元还是感觉“非常难”。由于此画涉及地点众多,布局先要想好,每画一个地方,他都力求元素齐备,还要考虑与其他景观自然衔接,达到整体和谐。有些地方,他多次前去写生,从不同的角度做速写,草稿至少画了五六次,再从中挑选最合适的进入正稿。

如今苏厂元已基本完成绘画,进入后期的题词等环节。回首整个创作历程,他最大的感慨是,和当年的繁华相比,他所画的那些地方如今显得颇为冷清,“尤其是昭陵滩那里,没什么人,挺荒凉的了。”

追忆水上乡愁 了却心中夙愿

如此用心描摹,并为所画之处的今昔对比伤感,只因苏厂元看似画景,实则抒情,创作背后是他对湘江水运风物的一腔情怀。

63岁的苏厂元说,他是船工子弟,老家在三门镇,祖祖辈辈都在湘江水域过活,年少时,他爷爷就送了给他一条木帆船。16岁时参加工作,别人上山下乡,他则在江上驾船,一做就是两三年。

苏厂元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株洲,陆运不及水运发达,盐米物资走水运,载人运货都靠船。那段水上岁月,他摇橹撑篙,吃住都在船上,泊岸时排队停靠码头,修整过后,迎风扯帆出发,没风就找人拉纤。在船上工作,有时昼夜兼程,有时整天休息。

下到洞庭,上至衡阳,当时他就把现在所画的地方走遍了,尤其爱去码头上的古镇玩耍,街上店铺众多,人群熙熙攘攘,他逛过一通,喜欢买点饼干、花生米等零食,再打点白酒,回船打打牙祭。

受父亲影响,苏厂元从小喜欢写写画画,读书后,学校大大小小的黑板报都是他来负责。走上绘画道路后,他自封“苦力派”画家,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年去大自然中写生2到4次,不断锤炼技艺。

苏厂元说,或许冥冥中一切早有注定,“我当年的驾船生涯,我数十年的写生锻炼,都是为了把这幅画给画好,了却一个夙愿。”说到创作计划,他说可能继续画湘江,展示母亲河多样的美景。

“桑洲长风”“空灵钟鼓”……对长卷所画的风光,苏厂元正在命名,他想赋予每个地方一个和景物一样优美的名字。



苏厂元所画十米长卷的局部,图为画家所绘的昔日宋亭古镇。

画家名片

苏厂元,市美协副主席,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授,曾师从湖南师大美术学院王金石教授、清华大学著名画家宋涤等,从事中国山水画技法研究与教学,出版专业画册、著作7本,发表论文30余篇,1997年获湖南省“十佳青年画家”称号,作品《十八洞青山入梦来》在2018年第六届湖南艺术节上获奖。

株洲风物

消失的桥头岭 古诗文里的历史遗迹

黄春平

桥头岭,又名峒岭、桥头岭、桥梁岭、桥梁岭、圆头岭、头全岭,位于炎陵县霞阳镇坪形村,距县城15公里,是一个与炎帝陵、炎帝陵御祭古道、炎帝陵祭祀紧密相连的地名。

古籍对桥头岭的记载颇多,最早的是宋代罗泌《路史后记》:“帝病,告以当葬南方,视旗所置,遇峒即上,因葬于兹,今中途桥梁岭也。”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吴道南撰《重修炎帝陵碑》碑文(此碑原立庙中,清道光年间已不存。碑文载《炎陵志》),对桥头岭也有记述:“(炎帝)陵固在焉也,历世既久,古迹遂湮。迨宋太祖登极,遍访古陵,求之弗得。忽梦一神人戴笠持两火,诉血食之具者久。诘朝访问群臣,有测其方帝者。遣使南来,至长沙桥梁岭,遇老人指示,果于岭下十里许白鹿原得帝陵焉,古所称茶乡之尾者在是。陵据上游,佳气郁葱,精英不磨。梦中之人,盖即峒岭所遇之老人,老人盖即帝之灵乎。”

清雍正二年(1724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汝谷奉旨祭祀炎帝陵,写有《雨霖自顺风岭度桥梁岭》一诗,具体形象地描述了由茶陵地界的顺风岭到桥头岭的情景:“晨起仿征装,茅檐雨未息。出户鸟声喧,俄然新霁色。活活急流奔,小溪径六七。肩舆苦跋涉,水深没膝膝。蜿蜒顺风岭,攀缘气欲塞。扶杖过石桥,又见悬崖逼。桥梁入丹霞,羊肠路更窄。下临千仞切,失步不可测。回首青芙蓉,万朵痕犹湿。小憩栖云亭,遥遥眺韶邑。天风吹层霾,阖闾通呼吸。登时览之不可得,但闻虎啸云。”

清代同治版《韶县志》载:桥梁岭即桥头岭,在县西三十里。四面峭绝,鸟道羊肠,为往来要冲,实县之门户。上有望云庵、栖霞亭,又名栖霞寺。《图经注》云:“帝卜葬南方,遇峒即止是也。”旧志云:“相传岭上,帝铸有药葫芦在焉。三足有盖,盖断有蝌蚪文数十字,不可识。五代时,一浮图见之,弗知为神物,移时觅之不可得,但闻虎啸云。”

唐代以来,封建王朝逐步形成了皇帝诏命官员祭祀炎帝陵的“御祭”制度,古代御祭官多从京城至衡州府,在地方官陪同下,长途跋涉5天5夜,至炎帝陵祭祀。御祭古道自衡州府清泉总铺至炎帝陵,全程276里,其中炎陵境内31里,炎陵段起点即为桥头岭。2010年3月18日,新华社曾以《湖南发现炎帝陵“御祭古道”》为题,对御祭古道及沿途的桥头岭、摩崖石刻等进行了报道。

“桥头岭高崇巍峨,达官贵人于兹上下之,远客旅于兹往来。”这是桥头岭顶峰之栖霞亭(又名全岭亭)碑文《头全岭亭记》所载文字,桥头岭因炎帝陵而声名远扬,是炎陵“胜迹犹存,景色宜人,颇具传奇色彩”的地方,它北连茶陵,南接安仁,近瞰泔水,远眺韶峰,成为历代文人骚客流连忘返、赋诗咏叹的名岭名胜。

乾隆、同治《韶县志》载入有关桥头岭的诗多篇,如“几折层冈路,纤回到尽头。蟠根吞沫水,嘘气接云秋。两部分中砥,三湘枕上游。老僧耽绝顶,应为白云留”(李杜)。“两邑中分在此山,凭高恍欲步飞仙。遥看绝壁疑无路,回望层峰已化烟。花着高枝开复落,云横老树断仍连。客行两不关名利,暂听春声叫杜鹃”(谭云蟾)。“期会仓皇出戴星,松明微照乱山青。最怜破晓桥头岭,一线晨光展画屏”(沈道宽)。桥头岭将炎陵、茶陵一分为二,在诗人的笔下,岭上乱云飞渡,气接云秋,岭下泔水流逝,晨光如画。

上世纪90年代,地方文化名人邹绍龙在主编《韶县交通志》时,对御祭古道之桥头岭、栖霞亭、摩崖石刻、御祭驿馆等景观进行了全面考察。

随着106国道炎茶段的修通,昔日的御祭古道,实际通道不再繁华,桥头岭也少了昔日的喧嚣与热闹,渐成今人遗忘的角落。



御祭古道边的“邑有圣陵”摩崖石刻。